

# 姚瑞中

## 如果成立臉書勒戒所

口述整理/ 王若鈞 圖/ 耿畫廊



006\_

近年來類似臉書的社群網站，幾乎是以消遣和娛樂的成份居多，大家似乎很習慣利用這樣的平台來分享「私領域」的生活點滴，或是一些無關痛的消息，我個人對於這類的取向還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。臉書的正面功能，包括活動的號召和動員等，我承認它有強大力量的同時，也不免有質疑之處，臉書就是一個太過即時、充滿太多訊息的互動式公佈欄，有意義的活動訊息其實很常被瑣事取代，或是一下子就被那些吃吃喝喝的照片、到哪裡遊玩的打卡消息洗版了，所以我也

不會利用它來宣傳或號召什麼。

再說，臉書這樣「互動性」的平台會導致所謂的「主動性」被稀釋，其實很多人就算在臉書上接收到某活動訊息，也選擇了參加的回應，但卻不見得會真的出席或參與。臉書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一種「懶書」現象，把大家都變得只會講講而已，若要說對生命的成長或思考的深度有所助益，我想我會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。現在台灣的媒體已經太多，爆炸式的訊息無可避免地切割人的整個生活、作息，我很重視自在的生活和從容的步調，資訊固然重要，但人生絕不是光靠資訊累積就可以活得精彩，有沒有足夠的時間認真思考才是重點。

中歐社

## 臉書你走開

如果我的時間都被「莫名其妙地知道朋友每天在幹麻」填塞的話，我想我會很累。而臉書已經改變現代人的交友模式和人際關係的依附關係，其實我還比較傾向於老派的交友方式，面對面的交流，長時間建立和累積的情誼，而不是現代人因臉書和網路的發達而產生的「疏離感」，感覺大家已經不像以往那樣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緣分了。那種以簡短的「微敘事」將私生活呈現在大眾面前的影響，第一是你無法說什麼深刻的話，也無法預期是誰會看到這樣的訊息，第二是在「回應」與「按讚」之間，你好像離讀者或朋友很近、很親密，但其實你們的距離比你想像的還要遠。

坦白說我也曾經成癮過，看到人家上傳什麼影片或圖片，受到影響自己也會很想做一樣的事，然後不斷關注有多少人按讚，這症狀還持續一段時間咧！

但從事藝術創作應該要保有一種「空」的狀態，像空瓶一樣，藝術家必須花時間讓自己淨空、沉澱、內省，繼而創作；而臉書卻是用滿滿的資訊填塞你的生活，被填滿之後就會像咖啡那樣上癮，一旦喪失接收機制的時候，焦慮感只會直線上升，然後導致透過更多外部連結去確立自身價值的惡性循環，我覺得那是種不太健康的狀態，如果能成立個「臉書勒戒所」來幫助重度使用者戒掉臉書，應該會挺有趣的。

然而，許多年輕一輩的藝術家熱衷於經營臉書的個人專頁或粉絲團，感覺藝術家逐漸被臉書「藝人化」，也「偶像化」了。「藝術圈」畢竟不像「演藝圈」是整個娛樂消費下的產物，有精細的分工去執行公關、宣傳、經營、製造亮點或新聞等工作，藝術家也不必把自己搞得那麼累，不如就讓畫廊或藝文機構去處理，或許也會更專業而有效率。

藝術創作者還是要回到思考與批判的創作本質，太過專注於臉書的經營就是本末倒置了。創作，是一種生命的狀態，就算沒有臉書還是要創作，而藝術家創作的能量和靈感都有限，盡量不受外物干擾，專心於創作領域才是最重要的。

但我必須強調，我不是反對「使用」臉書唷！

現代的通路（無論是媒體通路或行銷通路）的確嚴重影響並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，也是因為這樣反而更突顯「選擇」的重要性：你要如何掌控臉書？你想成為怎樣的藝術家？是選擇成為把臉書當成作秀舞台的明星，有意識地讓自己成為「楚門的世界」實境秀的主角，還是像日本的經營模式把藝術家偶像化、商品化，藉以獲得更大效益，抑或是成為深具批判性並反映社會議題的藝術家，全部操之在你！

## 姚瑞中

1969年生於台北，1994年畢業於台灣國立藝術學院（國立台北藝術大學）美術系。曾代表台灣參加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、日本橫濱三年展、澳洲亞太三年展等國際大展，從事小劇場、電影、美術史教學、藝術評論、策展等工作。專長為攝影、裝置及繪畫，其作品涉獵層面廣泛，主要探討人類一種荒謬處境，代表作品包括探討台灣主體性問題的《本土佔領行動》（1994）、顛覆中國近代史政治神話的《反攻大陸行動》（1997），以及探討後殖民主義的《天下為公行動》

（1997~2000），與「行動三部曲外一章」的《萬里長征行動之乾坤大挪移》（2002），2010年至2011年帶領100多位同學返鄉進行《海市蜃樓-台灣公共閒置設施》拍攝計劃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。延續長期以來對廢墟的關注，先後完成「台灣廢墟迷走」、「廢島-台灣離島廢墟浪遊」、「人外人」等專書。目前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。